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張紹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三

地官司徒第二之六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里郊所居也賈疏案遺人職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鄉里居國中郊里據四郊郊與國中同為鄉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

案縣師以縣爲名所主者家稍縣都然縣都外連邦國家稍內連郊里其間又有公邑犬牙相錯故通邦國郊里與甸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別其為家稍縣都之地域以為辨稽張本也康成謂縣師主數周天下因經文大概言之其實不掌邦國亦不及郊里與公邑之人民土田下言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數與其六畜車輦之稽所謂其者指縣師所主者言之耳下經作其衆庶亦然王氏應電誤認經文謂縣師調兵

通乎天下是以卑官而尞大司馬之權且兼冢宰徵師諸侯之令繆矣　家稍縣都地廣民衆縣師惟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以能辨稽者都家亦倣鄉遂各有親民之吏以邦比之灋校登之縣師則按籍辨之稽之耳　既曰夫家又曰民人者夫家言其成户也民人兼及餘口也如唐人以二十一歲為成丁六十為老其下則十六為中四歲為小始生為黃後世户口冊大概如此

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比毗志反後倣此

正義王氏應電曰小司徒大比則受壯要縣師亦以土地之荒闢户口之盈耗為吏治之殿最

案攷羣吏者攷家稍縣都之羣吏也大比而詔廢置必以土地人民六畜車輦之息耗為之柢焉須比瀍而受壯要者小司徒也縣師圖籍最詳故以攷而詔之曰廢置者終言之耳此縣師之兼掌也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灋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賈疏受出軍多少及灋式　王氏應電曰作者號名之使至

案此節乃縣師之職所專掌者首言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蓋為此耳軍旅會同田役夏官之掌也其衆庶馬牛車輦則地官之掌也將有事馬則鄉之鄉

師遂之遂人固有致民師衆之事稍縣都采邑之吏亦自有當致之衆當會之期徒庶備具但涣散而不歸於一故特設縣師一官受灋於司馬以作之其灋謂如應用衆庶若干馬牛若干車輦旗鼓兵器若干而皆會其卒伍也作者作稍縣都采邑之諸吏也以帥而至至於司馬也既至於司馬其衆庶則稍縣都之吏仍自將之而各屬於其主帥縣師隷地官而受灋於司馬者葢地官與夏官之聯屬繫乎此也鄉師

之帥鄉遂人之帥遂大約皆然稍人以縣師之灋帥以至而聽於司馬則又以佐縣師耳　又案小司徒大比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此職會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族師合卒伍簡兵器里宰比六畜兵器則兵器皆民間所自備也然左傳鄭人授兵於大宮楚人授師孑焉以伐隨又鄭火授兵登陴豈平時既皆自備及有事則其自備者如故而官又授之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鄉師以旗致萬民此云以帥而至謂帥而至鄉師也

案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各治其鄉所當治耳非胥六軍而治之也鄉師所帥亦當至於司馬經不盡見之縣師所帥者稍縣都之衆庶也胡為而至於鄉師哉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量音良

正義賈氏公彦曰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量其地

者量其里數多寡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也域即疆域大小是也　鄭氏康成曰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

案辨其物即大司徒職所謂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其間穀土多寡不均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大司徒職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故必辨其物然後可以制其域也職首通掌地域謂與家稍縣都相連已定之地域此則新制

之地域也其新者既經其事而舊者必有所承故周知之所制地域獨都邑者六遂之域遂人制之六鄉之域小司徒制之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量人量其地原師辨其名物司空營其工司徒主地故縣師與焉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謂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

案周官稱野有通乎鄉郊以及縣畺者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以達於畿有兼遂及公邑者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自甸及畺之公邑大司馬既曰縣鄙各以其名又曰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謂六遂邑謂六遂中之公邑也有專指四等公邑者縣士掌野而此職徵野之賦貢則專指家稍縣都盖六鄉四郊之賦閭師徵之遂及公邑之賦遂師徵之都家之貢賦之徵則縣師徵之縣師徵都家之賦猶載師徵畿内之賦皆令徵而非本職自徵也　載師閭師

職皆曰以時徵其賦九職之賦於民者皆順物成之候而各以其時徵也此曰以歲時徵其賦貢采地之賦貢以時徵於其長每歲而一致也閭師第曰賦者王官自徵之則言賦而已該諸職之貢物矣都家則粟米貢物並入於其長而後其長致貢焉故必言賦貢而後其義乃備也遂師入野職野賦有明文故第言徵財征經文義各有當而不相混蓋如此何以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為小都大都家邑而不兼采地

之公邑也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所屬上中下士及府史胥徒之數與六官之長同又遂大夫六人爵列與六官之貳等環列邦甸使各徵其方公邑之賦則威權足以統攝官徒足以周給地勢便於征輸若縣師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以布徵令於都家則有餘而兼掌三等公邑之財征則不足縣師爵卑而數少以都家各有長其承事者各有邑宰故耳

反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遺欲季反劉音遂委烏偽反積子賜反下同施式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曰委多曰積賈疏據下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對文也若散文則多亦曰委　賈氏公彥曰此與下爲總目

案曰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之屬以王命施之

辨正黄氏度曰委積鄭注以為餘灋用非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如郊里之委積以待賔客豈餘灋用耶又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以餘灋用之穀不足以

給而不出可乎遺人所掌委積當於徵歛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耳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阸囏古艱字注故書囏作㨡杜子春云當為囏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里鄉所居也囏阸猶困乏也

王氏應電曰恤民之囏阸者司救職歲時有天患民病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司稼職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是也

案民之囏阸無地無之郊里野鄙宜同此瀍而無見

焉以歲時巡國及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鄉師職已詳也鄉師曰萬民㩆所巡而見其無不徧也此職曰民㩆囏阨之當恤者盖囏阨與凶荒異或以喪疾事故而致非衆所公共故第目其人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於取餼廪也　賈氏公彦曰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税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司門職以其

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正義賈氏公彦曰郊里即六鄉之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賓客至郊即與之廪餼　鄭氏鍔曰芻薪禾米賓客道路之所須而勞禮行於郊故積於郊里以待之

案賓客道路之委積亦遺人頒之而獨言郊里者賓客聚於王都故委積必取於郊里舉其多者而言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羇吉漪反注故書羈作寄杜子春云當作羇

正義鄭氏康成曰羈旅過行寄止者　賈氏公彦曰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其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野鄙中包公邑在甸地者羇旅是處皆有獨於此待之者甸地在二百里中内外羇旅皆得取於此也

案羇旅謂載贄出疆之士及有故去國之臣之類非奉君命故不以賓客待之而下之不列於齊民謂之

羇旅陳敬仲自云羇旅之臣是也如晉文公為公子徧歷諸國孔孟周流四方皆是羇旅春秋戰國時列國尚有以待之鄭氏鍔謂即旅師職之新甿非也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正義賈氏公彥曰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故於此待凶荒也

絫待賔客覊旅既列遺人職復列委人職者遺人頒委積委人共薪芻也大府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賦所待者計其數之相當也此職郊野縣都之委積委人職甸稍之聚所待者指其所用之實也歳賦不盡輸於王朝其存者各貯其地以為委積

凡賔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正義賈氏公彥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而豫為之待此則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地須多故有積近地可少故止有飲食及委也　李氏如玉曰上賔客以至郊者言此賔客以在道者言國野謂自國以達於畿也　鄭氏康成曰廬若今野候徙有庌也賈疏漢時野路候迎賔客之處有庌舍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賈疏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閒有三廬一宿　王氏應電曰十里有廬置鄙

傳命者所憩息也有飲食者為行役勞苦飢渴也三十里則可止宿有委者以飼牛馬五十里有市以便貨買有積者以共饔餼

案雖主賔客會同師役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本為遠方行旅路室候館則專為賔客及會同師役之貴者而設耳

通論王氏應電曰廩人凡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

具與此職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互相整備平日隨道里之便收貯其地卒然有用所以無餽餉芻輓之勞畿外邦國之瀘亦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上過師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比必里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委積之事謂貯峙之數待用之式勾稽之瀘典守之人巡而比之者察其侵牟攷其足否以時頒之者不足則補之有用則給發也

案巡者所掌非一地也自郊里至縣都皆有委積凡式灋所應用各存貯於其地有司守之以待遺人時頒故先期必巡而比之道路之穀積共之者倉人治之者廩人則凡委積可知矣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音征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讀為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賈氏公彦曰均

人總均畿内鄉遂及公邑

案均地征者均所征財賦也均地守者司險掌固所頒守瀍凡民皆有任焉而其事有劇易守者有衆寡故必通計一國一都應守之人或私助財役或輕重其力政賦貢以相準而後得其平掌固職所謂移甲役財用亦其一端也均地職者所承職事雖有常而亦時有劇易也　下有力政則地政為財賦明矣如地守為山澤虞候之守則已包九職中而地政即九

職之財賦也乃分而為三聖人作經豈如是蒙雜而無紀乎惟地守為司險掌固之守則此疆彼界劇易各殊安平與有事勞費迥異必均之而後有所循惟地職為鄉遂公邑都鄙所承之職事則功役之繁簡以事故而遷移財用之盈虧以歲收為高下必均之而後有所準若以守為山澤所領則廣狹各隨其地職為民職所授則農工商賈圃牧虞衡嬪婦各有所承不惟無所用其均亦絶無均之之法鄭氏鍔黄氏

度之說皆似是而非　大司徒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小司徒辨其守施其職平其政而均人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土均均邦國都鄙之地守地事地貢詳要有宜叅互相考所以曲得其次序而政必宜民也

疏謂均人總均畿内鄉遂公邑以土均所掌惟邦國都鄙而序列遂吏之後也此亦四等公邑兼掌於遂師遂大夫之徵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

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正義賈氏公彦曰所均力政即上人民之力政此無牛馬車輦但據人而言也　鄭氏康成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旬當作均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葉氏時曰此特一時之役如城郭溝渠涂巷之類

案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即此豐年之三日也公旬蓋古者役濾有此名猶曰公家當直之日云爾

十日曰旬三日二日一日而稱旬者大言之以表斯民急公趨事之誼也無年所收薄也若凶札則全無力征

通論鄆氏俊卿曰周官役法司徒因地善惡而制役族師校民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貴賤老少以弛役均人論歲豐凶以均役

餘論陳氏汲曰林勛本政書云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為聯歲輪一人秖役一月其九人各於其

家償其三日之役則民無道路之苦官無交番之冗周官所謂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大槩如此若每人用之三日煩擾已甚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地政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　黄氏度曰特言無財賦者九職中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如百工商賈閒民夫布是也

案觀此經則地職不得為九職益明矣財賦皆九職所出也既無財賦而又曰不收地守地職者蓋盡免九職之額征而其他守政中應出之材器地職中應共之材物亦不收耳地守中用其材器及移甲役財用經有明文地職中材物如遂師職祭祀共野牲戴記郊之日鄉為田燭之類若地守為山澤虞候之守地職為九職貢物則不惟地守本在地職中不宜分為二而於地守地職外別言財賦絶不可通矣

三年大比則大均比必里反

正義李氏如玉曰地征力征二者每年小均逮至三年大比則大均將使無地無人不得其平也　劉氏彝曰謂此方之役事寡而民之力政尚多三年用民而猶有未役者則大比之三年之外取其未役者通用之所以能盡公旬三日之法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與美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

案天子師保有公孫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蓋專爲教太子設者春秋傳晉侯問楚子鍾儀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則職專於教太子可知而其職首曰以媺詔王諫王惡何也使太子益嚴於師保也王且以媺詔王之惡且諫則所以詔太子諫太子者不可玩忽明矣

通論呂氏祖謙曰伊川謂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未嘗不設諫諍之官以糾主慝而從容養德者則闕如焉師氏詔媺保氏諫

惡陳善閉邪職雖分而道實相濟也　葉氏時曰周官諫諍之職惟師氏保氏然平時之詔王爲治者非一人也冡宰則詔以八柄八統大府則詔王祭羣吏之治司士詔王治内史詔王聽治小臣詔王法儀凡長幼卑尊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聽詔之時至瞽誦詩士傳言商旅市議是諫王惡者又不獨一保氏也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人得以諫至春秋時此意未泯自漢武置諫大夫非諫官言事則爲越職

而諫諍之路狹矣

以三德教國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賈疏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中有卿大夫之子也注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也王制惟言太子適子不言弟此兼言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賈疏此約文王世子文

通論王氏詳說曰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謂國子

者并言王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者不及王太子也大胥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預可知矣小胥言廵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王太子之貴非小胥所得而責之也又可知矣　柯氏尚遷曰師氏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藝儀小學之教也由是觀之則公宫之左必有大小二學可知矣尚書大傳言國子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太學盖與王子共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禮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

之益也大司樂所教成均則鄉遂都鄙所賔興侯國歲貢之俊士國子及諸子帥教而成材者皆聚於此

王太子以時入焉

案大司樂掌合國之子弟王制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自古不易之制經傳畫一之文也柯氏乃謂國子皆聚於虎門師保教之非也世子學於虎門不過取國子中秀異者數人共學師保專教太子兼司王朝王舉必從亦不能

徧教國子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正義朱子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　李氏如玉曰至德以爲道本即子思子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

二曰敏德以爲行本行下孟反下同

正義朱子曰敏德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

理之所當為者曰可見之迹也　王氏昭禹曰德不敏則或暫為而中輟或勤始而怠終行無由而成也

書康誥丕則敏德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

朱子曰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　呂氏祖謙曰非實有孝德於已犯

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故云以知逆惡

總論朱子曰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為成人者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蓋不知至德則所謂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務敏德則所謂孝德者或不能力行以盡其分不務孝德則所謂敏行者或無以立本而失其次

序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教三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朱子曰德也者得於心也行則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三德必以三行繼之雖其至末至粗無所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覺矣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列三德之末三行之始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案孝行以敬為大而此獨曰以親父母王公之子於父母多尊而不親也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正義王氏應電曰尊賢良曰友行者如兄弟之無胥遠也

與賢良即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呂氏祖謙謂國中之先生長者則無由與虎門外之國子相接如謂大司樂所云有道者有德者則當在師長之列王太子入太學時雖得相接而不當曰友行矣尊賢良列於事師長之前何也順於師長童稚所易知尊賢良則能興於學行而為明道進德之益者大矣書傳王子束髮而入太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八而入太學其年較長正欲擇其性行學業之優者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樂師教以道藝者師氏保氏大樂正小樂正之類是也長同學中行列尊年齒長者

總論朱子曰合覸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於至德敏德無與焉盖至德敏德必獨見而自得之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可指故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示學者雖未能遽得於心而其事可勉使能行之以不息自當有得於心而至德敏德亦不覺其日進矣

案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太學者也保氏所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要其終而言之也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

粹然至善者為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曰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又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皆至德以為道本之義聖賢所以發人心之蒙而興起其善端者莫切於此崇高富貴易於浮惰必使知勤敏為行之本而後六行可漸推也有父兄在睦婣任卹之行不可得而見也第使知親父母尊賢良事師長而百行有基矣若六藝則小學所必親故無異教也於孝行之外別教孝德而曰以知逆惡者非知人之逆惡自知其

逆惡也師氏主教太子太子之事父母也師保奉之
動必以禮於孝行無由顯悖故特教以孝之實有得
於心者使知於父母之教陽奉而陰違則為逆偷為
不義則為惡而太子之逆惡不可糾詰也故伸其教
於國子先儒謂猶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也師氏
無教太子之文者古者太子入學與胄子齒故以國
子該之國子本宜學於太學以太子故教於虎門之
左則教太子在其中矣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　李氏如玉曰司猶主也主王治朝之事

案宰夫職掌治朝之灋司士職路寢門外之朝正朝儀之位則賔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皆在焉王揖而入則玉藻所謂退適路寢聽政也此曰司王朝

謂王出路門外擯者司士而威儀言動師氏亦察之也王還入路寢聽政賛治者冢宰而是非得失師氏亦察之所以交修而惟懼其有愆也

存疑李氏叔寶曰路寢門畫虎以示威武猶中門為雉門畫雉以象文明　王氏應電曰師氏居左保氏其居右與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中張仲反注故書中為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中禮失失禮教之使識舊事

陳氏傅良曰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以國政之中失教之使知所法知所戒斯通達治體他日皆良公卿也

案不曰凡中失之事而曰國中失之事者以先世王太子王子弟善敗之迹告之使知鑒戒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　賈氏公彥曰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遊暇習業

案師氏保氏所教皆未冠與太子齒相次以共學者故國之俊選不與若太子既冠成人則必博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而不專於貴遊子弟矣

通論柯氏尚遷曰周人於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豫蓋其教太子也將以宗廟社稷屬之為天下得人也其教王子也以其將有國有家而為民神之主也其教貴遊子弟以其將為公卿大夫

之選恐其席寵處優鮮克由禮非師嚴道尊則無以變化其氣質而涵養其德性也

餘論陳氏彦羣曰古者國子之教極嚴後世不知教國子而率以父兄保任為郎其後遂欲除任子之令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未至耳先王嘗延於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令之國子監正為教國子設故太學補選先於他人其為法則優而教養異於古矣

凡祭祀賔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從如字注故書舉為與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猶行也

聽治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治謂舉於野外以聽治賈疏即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下經朝在野外即此聽治是也

寀太宰職王眡治朝則賛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此聽治即所謂四方之聽朝也師保必從其職之要幾與宰臣埒矣

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内列蹕音畢注故書隷或作肆鄭司農云當為隷

正義賈氏公彦曰屬即序官上士二人幷府史胥徒之等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　鄭氏康成曰兵服旃布弓劔不同也賈疏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劔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内列蕃營之在内者也賈疏司戈盾職及舍設藩盾司隷職守野舍之厲禁　其屬亦帥四夷之隷守之如守王宫　王氏詳説曰司隷所帥師

氏之屬又從而帥之　金氏瑤曰野外王巡守親征道上所宿處也内列掌舍所設梐枑再重之内重也紧王門以夷隸守之者使裔荒之人知朝廷禮義之盛以為聲教也觀此則知守王宫罪隸不與矣罪隸職其守王宫二語舊說謂係閩隸下錯簡可徵信於此

通論王氏應電曰師保二官以近臣而兼守禦之事盖以爪牙之士而領之以腹心道義之臣此所以武人皆知忠義而同德同心也

保氏掌諌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正義鄭氏康成曰諌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徳行審諭之而教之以藝儀也　王氏安石曰師氏未有嫰而詔之故曰掌以嫰詔王保氏遇有惡而後諌故曰掌諌王惡　金氏瑶曰養者優游以俟其至之謂　朱子曰道者知其理也如禮樂之文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知道者方知之所謂

天髙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　王氏應電曰藝者道之所寓游於藝使之得於事而應於心儀者道之所形習其容使之根於心而生於色莫非養之以道也

案曰以㠯諂王曰諫王惡盖因事而陳善納規與公詆之職自別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禮吉凶賔軍嘉也賈疏此大宗伯文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賈疏此大司樂文鄭氏衆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賈疏白矢者矢貫侯而過見其鏃白也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中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字也　按襄即讓字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賈疏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傳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也逐水曲者馭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若車攻詩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春秋昭八年穀梁傳亦云

文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當君之左君自左射故車攻詩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是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象形者日月之類會意者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也轉注考老之類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左右相注處事者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事處得其宜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者江河之類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　案賈疏謂轉注考老之類本衛恒四體書勢而云然其實非也老從匕考從丂各自成文匕即化字丂即考之本字非由老轉考也轉注者一字數音展轉注釋如好樂厭惡等字是也假借則借此義作彼義用如能本獸名而借為才能之能豪本

豕屬而借為豪傑之豪之類　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賈疏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漢法有重差夕桀句股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陸氏德明曰夕桀二字非鄭注　案九章算術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貿劑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員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八曰贏不足以馭隱雜互見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　朱子曰古者六藝就中樂之教尤切夔教胄子止用樂周官掌教亦用樂蓋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收束其心樂有節奏學之急不

得緩不得久而不覺移易其情性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總論鄧氏元錫曰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為一故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為二故卑者溺於技高者蕩於虛此學之大辨也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賔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賔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某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賔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賈疏禮記少儀及玉藻文 王氏安石曰先王本道以達為藝緣道而制為儀 鄭氏鍔曰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叔向以為無守氣晉侯視遠

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單子以為不能久古之人
視威儀省禍福則教國子以容儀誠不可緩
通論曾氏鞏曰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
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謹其
指畫之儀書非特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
其意數非特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
且視聽言動有其容衣冠飲食有其度在輿有和鸞
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

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養之如此其詳且密也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求其放心而伐其邪氣於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實不難矣

凡祭祀賔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案保氏居虎門司王朝當與師氏同不言者文略也

使其屬守王闈

正義鄭氏康成曰闈宮中之巷門　賈氏公彦曰師氏之屬守中門外保氏之屬守王闈門

桼師氏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倍於保氏以王門外守者衆多用四夷之隸故多其胥徒董之保氏守宮中之闈則第用其半足矣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行下孟反下同強技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者也強猶勸也學記強而弗抑則易　王氏應電曰德者本心之良友以輔仁擇友使相切磋所以端其心術也行者

日用之所行道乃事物之則藝為應務之方明道則行日進乎高明游藝則應務有餘

餘論朱子曰五倫終於朋友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責若輕而所係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甚親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非強附乎四者之間也

延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

國事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廵問行問民閒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賈疏謂使為族師閭胥比長之類

案自州長及族師無時不讀法以教民而考其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敷教在寛故鄉官之職惟在教育化誘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而警戒之而創懲之法無見焉故設諫救二官以主夫民之不帥教者下經云以行赦宥則不帥教者固

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之法矣於德曰糾於行曰正矯其性質之乖異也於道藝曰強警其習業之偷惰也於朋友曰勸官長之督過難承而同輩之曉切易入也苟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諫既順以勸之司救則又逆而懲之司救之所不能救者乃歸于士此二官者蓋教官刑官之聯接處也　羣儒多謂先王懼州長以下所考德行道藝未實故設司諫以廵察

之而彼此参驗非也羣士之德行道藝自閭胥以上層累而察之積月累歲以達於州長鄉大夫親詢於衆庶尚懼其不實而惟司諫足信乎魏氏校謂訪求人材察舉逸遺亦非也古者鄉舉里選即有秉德抱道而不願仕者衆必知之鄉射禮所謂君子是也若農夫敬敏吏胥廉幹則有閭胥鄙長等職以處之無為特設一官以巡問觀察且於此經所謂正其行強之道藝皆不合故知專為不帥教者設耳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行如字

正義賈氏公彦曰廵問觀察萬民則知吏之治否

通論王氏昭禹曰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師之職也司諫廵問觀察又以時而考之故二職並詔廢置鄉師言歲終此經不言以考而詔之不必歲終

案詔廢置以詔鄉師若遂師也鄉遂並近王都司救廵國及郊野則司諫職宜同赦宥謂不帥教移郊移遂而能變者宥之使各返其鄉若罷民則州里之吏

自任於司寇而宥之與司諫無與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衺邪同

似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營好訟賈疏孔注尚書以酒為凶曰酗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　賈氏公彥曰救之者使困苦而改惡從善是救之也　王氏應電曰以禮

防禁之使率由於規矩所以救之不至陷於刑戮
案以禮防禁謂使父兄督教鄰里糾察有司誅詰視
平民加嚴使不敢怙惡所以救之也故其文在誅讓
之後加明刑之前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
石役諸司空
正義鄭氏康成曰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
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

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也未忍刑之賈疏比五刑之罪為輕故未忍刑之也

案三讓而罰司救之事止此矣加明刑歸圜土皆司寇之職所謂歸於士者也此特終言之耳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患謂烖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恤之　鄭氏鍔曰鄉師言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此則持節者葢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賙民艱阸乃歲之常也此則天患民病遣行巡視一時之恩故執節以為信

案鄭氏鍔謂鄉師及此職皆以王命施惠欲恩歸於

王非聖人制法意也盖列其職曰以王命施惠則遇艱阨者立可振救無奏請期報之難而所在有司不得沮格耳 先王之於侯國雖使方伯連帥遞相監臨然必時遵其邦以震之所以使之震動恪恭而不忘其所守也其於萬民雖使有地治者遞相督教然必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所以使之畏懼懲乂而職思其居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乃旦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難相與為仇讎諧猶調也　王氏應電曰順其怨讎之情則王法為不行治以報復之罪則人情有未盡故為辟讎之法使兩全而無害所以有和難之司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非本意也成平也　鄭氏衆曰以鄉里之民共和觧之春秋傳惠伯成之賈疏文七年左傳

存疑鄭氏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調人亦令

民成之

案鳥獸亦如之當謂鳥獸殺傷人如馬之踶牛之觸猘犬鷹鷂傷人之類方可謂之讎難注謂殺傷人之畜產則事至細微豈得謂之讎難乎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之使辟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賈疏讎近東夷之人當辟之西戎餘皆放此　趙商問春

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子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天下尚不反兵海内何為和之康成荅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 賈氏公彦曰兄弟從父兄弟及下師長主友皆謂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巳親疎為逺近若有子及親於已者則自從親為斷檀弓子夏問從父兄弟之讎孔子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鄭氏伯熊曰先王緣人情而立辟讎之法得報而不報焉非臣子也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少慰其志矣

衆父兄之讎而可和者以過而殺傷也此即有虞流宥之法雖以情宥而國法亦少伸矣
存疑葉氏時曰漢唐以來儒者多疑和難之説五峯三山惑之尤甚不知難者猶眚災之謂也過過而殺傷人乃秋官司剌過失之當宥者也虞書有宥過無大眚災肆赦之文周書則有眚災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例辟諸海外猶投四裔辟諸千里外與不同國猶屏諸遠方先王非得已也

君之雠眂父師長之雠眂兄弟主友之雠眂從父兄弟存疑鄭氏康成曰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賈疏襄十九年左傳

案此因和難辟雠之灋而泛及復雠之義如此主友謂友之最親密而主其事者朋友道泛故言主以别之若大夫君則尊卑雖異而君臣之誼一也不應眂從父兄弟矣且首言君之雠正指君之為大夫士者

耳豈國君之儺而可使調人和之乎

餘論賈氏公彦曰經所未言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曽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曽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其同繩屨故也案高曽祖不得比於從父兄弟自外不見者據服為斷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瑞節玉節之剡圭也王以剡圭使

調人執之治其罪

案弗辟必怙勢而弱其敵者也與之瑞節以瑞節給

所與讎者謂被殺者之子弟也有瑞節以為信則執

之而人不可撓且官或驗其瑞節而使人助執之既

執則以歸於士也瑞節不必剡圭蓋今印信文書之

類授瑞節者調人也如調人自執之則無庸瑞節矣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復也復殺之者欲除害弱敵也賈疏謂既殺一人其人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邦國交讎之明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正義王氏應電曰殺人而義者被殺者不義也若為寇攘誘臣妾之小人身其害而殺之者為得其宜被殺者之子孫不得為讎讎則罪其不服義而加死刑

也

案殺人而義者如夫為寄豭穿窬夜入人室之類詳玩文意不同國三字葢衍文左傳鄭游販奪人之妻其夫攻殺之而以其妻行子産復之令游氏弗怨可見不必不同國也

辨正郝氏敬曰殺人而義鄭注謂其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則殺之為得其宜如其言則天下挾睚眦之怨皆得借口父兄見辱而殺人矣

通論或問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别乎朱子曰周官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

餘論王氏與之曰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記所言復讎之義此經所言和難之法義實相備且其所和者由於過其所不讎者在於義非縱惡也唐時殿中侍御史楊萬頃

殺張審素子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寃狀玄宗殺之昧於周官之義矣後韓愈作復讎狀以為據禮經則義不同天考法令則殺人者死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是其所謂宜殺宜赦猶得周公以義斷讎之意

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鬬訟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　王氏應電曰鬬怒乃仇殺

之漸亦和而平之平之不服則書其應和之端於册首發難者即為不直而誅之則莫敢先動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

正義鄭氏康成曰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上市養反

正義鄭氏衆曰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賈疏內則文

賈氏公彦曰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名送與媒氏　鄭氏康成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王氏肅曰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耳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　王氏應電曰度其才品之賢愚知識之早暮氣體之強弱則男自二十至三十皆可以娶女自

十有五至二十皆可以嫁聖人斷為中制惟未成人者則不可以嫁娶過期則怨曠矣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疏義鄭氏康成曰書之者以别未成昏禮者

案判妻似謂出婦也入子謂以他人之子為子者書之者慮其後有違悔爭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中音仲會如字

案自仲春下三十七字盖莽歆所增竄莽法私鑄者伍坐沒入奴婢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竄此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自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為已甚也夫無夫家而聽其自奔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憲令即以所會者為鰥寡亦非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知周官必無是法也且以文義求之於奔者不禁後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者未知其何指既曰

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亦無此文義康成之說害義傷教羣儒求其故而不得強為之辭皆不足辨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如字注作緇

正義鄭氏康成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作紂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賈疏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賈疏東方木甲乙南方火丙丁中央土戊己西方金庚辛北方水壬癸木

八為金九妻火七為水六妻土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水六為土五妻所克者為妻是五行十日相成之數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賈疏案士昏禮玄纁束帛大夫依士禮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賈疏玉人文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賈疏制幣丈八尺此昏禮每端二丈以二丈整數為之

賈氏公彦曰凡嫁子娶妻含尊卑但云緇帛主庶人耳　葉氏時曰古者庶人納幣之數止此詳於禮而儉於物此男女所以正昏姻所以時

案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純衣緇帶敖氏繼公曰純衣

絲衣而緇色者也周官云純帛論語云今也純此其徵矣是則絲之緇色其名為純不必改為緇紂而後可通也此云純帛士昏禮云玄纁記禮者有異同或此舉純以該纁與姑與注疏說並存以俟叅考嫁子亦有入幣未詳或曰二字衍文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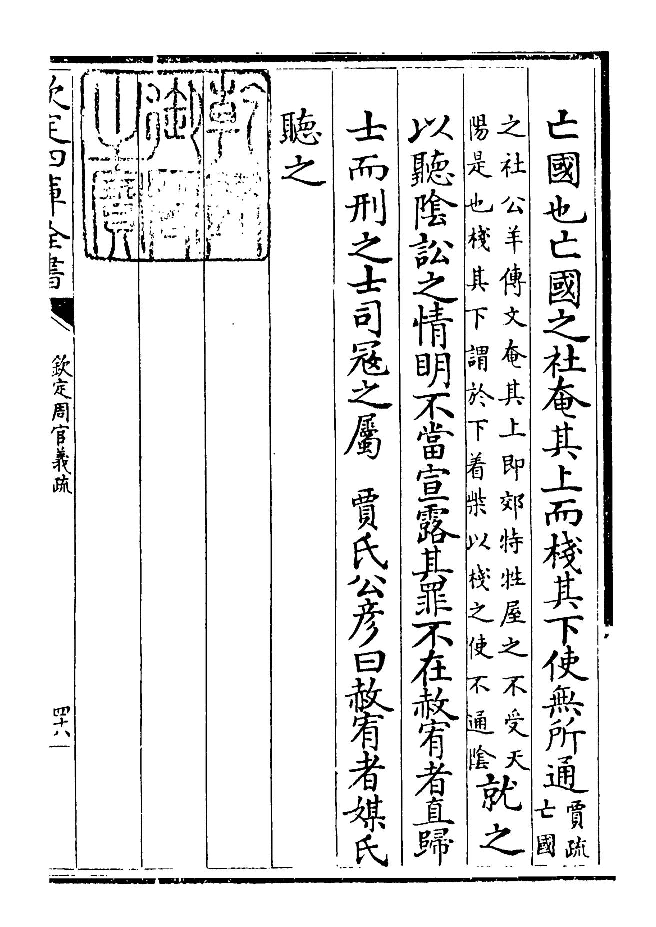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

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

案曹操幼子蒼舒卒傷惜之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蒼舒合葬原曰嫁殤非禮也乃止據此則嫁殤與遷葬俱是生非夫婦而死合之者一云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祔父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正義鄭氏康成曰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



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賈疏亡國之社公羊傳文奄其上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是也棧其下謂於下着柴以棧之使不通陰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士司冦之屬　賈氏公彦曰赦宥者媒氏聽之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孟啓疆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四

地官司徒第二之七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正義賈氏公彦曰治者下文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陳肆辨物等謂教之處置貨物也政者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以刑罰禁虣是也量度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以賈民禁僞等是也　劉氏敞曰治謂正

萬民交易之法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政謂平百物輕重之價刑謂制盜賊姦偽之民量謂執五量以定穀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禁謂壞法亂俗之物不儥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八事者司市之大經　鄭氏康成曰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　王氏昭禹曰止使勿為則有禁救使為之則有令

案禁物靡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以及僞飾之禁過市之罰屬游飲食之禁皆所以教也　鄉遂公邑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司市政獨立於國中國中之政立則餘皆視此矣且聯門關以譏不物則境内姦貨通不得行而市政壹矣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敘肆行列也經界也賈疏經界其地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　王氏應電曰經畫市地司市之次居中每二十肆則為胥師賈師

之次内宰所謂設其次也其餘邸肆各有行列内宰所謂置其叙也次叙既定然後市中之事有統緒而不亂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正義鄭氏康成曰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　王氏應電曰肆長之職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美惡不混其價自平

案物同使列肆於一區則美惡相校易辨而市價自

平矣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正義鄭氏衆曰靡謂侈靡　鄭氏康成曰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賈疏物貨細靡買之者多至使靡物買者少而價賤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均市也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賈音古下商賈賈師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

鄭氏衆曰布泉也　賈氏公彥曰商賈或通貨或

在市賣之則貨阜而泉流

案商通貨而賈為之居則貨阜賈居貨而商為之運則布行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賈價同儥音育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名也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

以質劑結禁而止訟劑津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賈疏小宰職注

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文略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賈疏漢時下手書即今畫紙券賈氏公彦曰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為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聶沈音古劉音嫁

正義鄭氏康成曰賈民胥師賈師之屬賈疏胥師職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故知賈民是胥師賈師之屬謂屬胥師賈師受其役使者也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賈疏情偽既據物而言則實詐據人而言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虣薄報反去起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刑罰憲徇扑賈疏司市所施惟於市中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 賈氏公彦曰刑期于無刑故以刑罰禁虣亂之人去其相盜竊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司虣禁暴亂司稽執盜賊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賒傷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 王氏應電曰或斂

或賒官民相通故曰同貨　王氏昭禹曰凡市之不售貨以其價買之所謂斂也物揭而書之買者各從其柢其尤貧者則假貰之所謂賒也如此則開闔斂散協於衆心盈虛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案官有斂賒之政則以貨來者同得售而不至於稽滯折閱貸之積者同得散播而民賴其用故曰同貨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

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昃音側本又作昃

正義鄭氏康成曰日昃昳中也賈疏昃者傾側之義昳者差昳之義尚書無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稱昃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賈疏言百族為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言商賈為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言販夫販婦為主則兼有百族與商賈也百族必容來去賈疏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　鄭氏衆曰百族百姓也賈疏此據市人稱百族與司寇職所戒百族異亦非百官百姓對文則姓與氏族異

通言之民族亦庶姓故以百姓為百族

案大市者鄉邑之民以百物交易也必日昃遠邑乃可至商賈市以朝者商以貨來而賈居之或求貨於賈成議轉物每窮日之力必以朝乃便也販夫販婦市以夕者所販乃朝夕所求之物市之者亦近市之人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此三市皆於一院内為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奠音定又如字上時掌反思依注作司注故書涖作立杜子春云當為涖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偽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賈疏鞭以威衆度以正度𠬸也因刻丈尺耳賈疏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為二用繫鞘於上則為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為度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

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為定整飭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為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當為司聲之誤也思次若今市亭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别小者也

鄭氏衆曰次市中候樓也涖視也　郝氏敬曰介猶副也設胥師賈師舍以副司市也

案上經既定三市之候此則分市官之職而使之各共也　胥主撻戮有罪者故使執鞭度守門古人制

器多藉以存制度如駔琮之為權甗簋之合量鞭刻以度非必藉以度長短也或門閒倉卒需度亦有時而用之與　胥師平其貨賄賈師辨其物而均平之肆長名近者相遠實近者相爾而平正之皆平肆之事展成奠賈則賈師職展者均布整飭之意市中賈民平成市物者豫均布整飭之不使攙越紊雜奠賈則物書其賈之高下而揭之如是而後令市皆所以杜爭端而止訟萌也　治如肆列之區分或有改移

市物之可入與否須之成式以及度量之齊同質劑之期約皆是也不遵治法則有訟而欺詐誣罔強買違約匃奪盜竊皆所或有各隨其治訟之大小而分聽之　治者吏胥所白訟者民買所爭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辟音闢

正義鄭氏康成曰期謂欲買賣期決於市也　王氏應電曰量度者恐斗斛丈尺不信而欲較勘如質人

所巡而考之者是也市中萬衆所聚茍聚於一處則百事紛糾司市者日亦不足矣故以敘使各至其應轄之肆則分掌而事易治又犯法者即號令於其地與衆恥之且警其未也

案辟開通也泉府同貨用布官斂不售貨則商賈入貨以受布民有買於官則入布以受貨皆所以開通泉布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

案康成以舉為没諸官非也蓋登於册籍使踰時而求者可驗耳春秋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管子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此舉字明證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亡音無

正義鄭氏衆曰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　鄭氏康成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價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價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　王氏應電曰非獨增其價以來之損其價以抑之也或以璽節出入而通之或不為璽節而遏之則微阜有亡之權皆在上小民不得而任情好惡矣　吳氏澄曰阜則不止乎有以漸而積之也微則未至於亡以漸而

草之也

餘論魏氏校曰古者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風俗之得失政治之汚隆繫焉是故起其賈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賈以卻之正民之所惡也

案此申禁物靡均市之事害謂奇器異物無當民用者作無益害有益故使之無靡者尚可用但費財而導侈故使之徼周官詳於市政即此一節足以消游惰阜百物備天災厚民俗非細故也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賈疏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内有書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内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賈疏貨賄從邦國來故知邦國之司市給璽節也亦容有從畿内入市者掌節職貨賄用璽節注變司市言貨賄者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亦容來王市賣之則璽節受之於門關

郎氏兆玉曰貨賄自内出者由市而達之門及關自外入者由關而通之門及市與司關相聯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災害物貴則市不稅為民困乏也賈疏物貴者其物謂米穀也諺云豐年粟儉年玉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王氏應電曰挅金多鑄泉商賈貨物以布易之稍髙其直則來者自衆民之貧者以布散之市之不售貨以布買之民得布而易其所欲需商賈得布可操之四方以易所無之物故曰商賈阜貨而行布也

案市征即廛人職之廛布也無征所謂法而不廛也無征以恤商作布以平賈自是兩事

餘論呂氏祖謙曰古者耕三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但論米穀未嘗及藏鏹蓋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行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必先有米穀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無其本雖積鏹何補所以三代之前用錢幣為賦者甚少俸禄亦是須田制禄漢初尚有古意王公至佐吏所謂萬石千石亦是以穀粟制

禄至武帝有事四夷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是而錢幣始重古意漸失矣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

正義鄭氏衆曰禁謂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　鄭氏康成曰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

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　王氏應電曰偽飾謂以假物而飾之如真或以美物而和假於其內也故特禁之鄧氏元錫曰若以水和米以麻代絲之類民所造也若以石為玉蕒產為揚產之類行貨者所飾也若以令為古以陳為新之類居貨者所飾也若陶中竄銅和錫之類造作者所飾也　陳氏傅良曰豈惟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

厚物無用則國不實

案此所謂十有二者文與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相類謂市中飾偽之物十者之中約計有二民及商賈皆有之在所必禁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故書附為柎杜子春云當為附

正義鄭氏衆曰憲罰播其肆也賈疏徇既將身以示之則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　鄭氏康成曰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

王氏應電曰市中之辜不越於犯禁故其刑止於憲徇扑而已皆主於發其恥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

異尊卑也所赦謂憲徇扑也罰幕帟蓋帷者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言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　魏氏校曰市者言利之地國君而游觀於市則市人何誅焉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罰幕帟蓋帷若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罰所加故以禮示罰不敢斥言王故舉國君為況

賈氏公彦曰其蓋當是衆中障暑雨之蓋未必輪人所造在車者也

案刑人即犯憲徇扑之市刑者其辠本輕君過市而赦之蓋無瑕者然後可以責人已既過市而猶責人之小辠則自赧也所罰幕帟之等亦過市者自出之君不可罰故赦刑人夫人以下不可專赦故刑人自若而自出罰物尊卑之差也注所赦謂憲徇扑傳寫者或訛赦為罰疏因有赦之使出帷幕帟蓋之云夫免其輕刑而使出重罰失平已甚且視王之過市又有加等也若其人甘受刑而不願出罰則瀍不幾於

窮乎

存異鄭氏元錫曰刑人赦謂鄉士協日刑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非是無過市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賈音古

正義鄭氏康成曰市司司市也價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乏　賈氏公彦曰賈師知物賈故市司帥以從　王氏昭禹曰如此則師衆

所聚無賤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槩雖師行有律猶恐遠方鄉邑之民有懼强賈匃奪而不前者使市司帥賈師以治市政則民聽不惑而百貨屬路矣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質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平也會者平物價而來賈疏會謂市人會聚止為平物價而來也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　王氏應電曰質之義為平為信物以取平人以

取信也

案平物賈者賈師質人專掌質劑所謂成者兩人交易入質劑於質人則一成而不可變其欺偽者後得質訟治之各有程期　古無奴婢而易曰畜臣妾書曰臣妾逋逃大宰九職有臣妾聚斂疏材則臣妾亦可名為奴婢意盜賊之子女罪隸舂槀之外或以賜羣臣故士大夫之家閒亦有之記稱子碩請鬻庶弟之母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市有人民蓋謂此

等而士大夫家亦有以所畜臣妾相鬻者與　宮正分其人民以居之則人為貴者民為賤者縣師人民連夫家言則為餘夫婦女此職人民與貨賄牛馬連類故注以奴婢當之若朝士職所委人民則迷失道路者耳注以珍異為食物據場人職而言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屬用短券　鄭

氏衆曰質大賈劑小賈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質劑為月平後鄭以為券書者上文成市之貨賄等已是市平文書則此經質劑及小宰聽賣買以質劑義不得為月平也

掌稽市之書契

正義鄭氏康成曰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賈疏小宰職聽取予以書契故知非上質劑市買者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　王氏應電曰民之賒者始則取之於官終則

官取之於民稽其書契令如期以完并防詐偽也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淳章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淳當為純謂幅廣賈疏淳三咫咫八寸謂廣二尺四寸制謂匹長也賈疏依巡守禮制丈八尺皆當中度量

玄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　王氏昭禹曰度則齊其長短量則齊其淺深淳則齊其幅廣制則齊其匹長

又巡行而考校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詐偽者無所容矣

案不獨罰之且書其所犯於冊籍使懼而不敢再也質人所稽書契也所考度量淳制也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為登記於冊明矣自鄭氏以新莽之法詁周官凡曰舉者皆以沒入其貨財為義不知列職於關市者雖纖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偽止爭訟詰盜賊警游惰懲鬬嚚䠞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廛布關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關市無貨征矣所以既征其貨復征其廛者恐商賈過嬴而民爭

逐末耳即管子使四民交能易作終歲所入無道以相過之義且市之征布以歛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矣門關之財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而不以給他用則其義益彰徹矣汪淳尸盟士虞禮文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齎券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

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王氏安石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死亡其事易以生僞故期外不聽亦所以杜欺誣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音次本或作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布泉也罰布者罰犯市令者之布也何氏喬新曰罰布司市罰犯市令者之泉下經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　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　王氏應電曰總布見肆長　魏

氏校曰官鑄泉散於民閒有散無斂則泉法不行
案先王之制於商則貸外無征司門之征其貨賄是
也於賈則征其廛而不征其貨此職之廛布司關職
之征廛是也若如鄭注既征其廛又稅其肆守斗斛
銓衡者又稅之入質劑者又稅之雖桑孔心計未聞
及此而謂周公之典有是乎　犯質劑者之罰宜統
於罰布不宜別為一類經之本文止宜有總布罰布
廛布絘布質布乃劉歆所增竄也葢莽立山澤六筦

榷酒鑄器巧法以窮商工故竄此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耳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當稅賈疏知以當稅者山虞澤虞所徵諸物皆以當邦賦給作器物也　王氏安石曰皮角筋骨屠者之餘財也廛人斂而入于玉府明所取者非民之正利

案入于玉府非中玉府之用者不斂也澤人之財物亦然蓋其物皆民用所必需取其尤良者而留其餘

以為萬民之用俾得自貿易也市無貨征皮角筋骨以當廛布耳商致遠物鬻財多故征其貨屠物則閭閭朝夕所求不宜别税故知以當廛征注謂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者别税之雖末世市征亦未聞苛細至此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故書滯或作廛正義鄭氏康成曰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聽其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矣為買之入

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謂滯貨不售者官為居之經

云入于膳府明珍異非貨物故後鄭不從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表縣之　賈氏公彦曰序官胥

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刑謂市中

之刑憲徇扑　王氏應電曰司虣司稽胥肆長皆胥

師所轄故曰掌其政令凡辨物平價禁偽皆是

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衆曰儥賣也慝惡也　鄭氏康成曰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

王氏昭禹曰小治小訟胥師各即其次斷之不以煩市師所以事不煩且滯也

案儥慝而曰飾行者如今市中賣偽物詐為有急而使人不疑所謂飾行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賈音古奠音定又如字

正義賈氏公彦曰辨其物而均平之與胥師平貨賄同展其成而奠其賈則與胥師異以其知物價故也案自質人至司稽皆各有專治之事而不主於貨賄肆長無斂總布賈師則惟貨賄之治耳辨其物之良苦使各有差等良苦相均始得其平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賈音價

正義鄭氏康成曰恒常也謂若𥟖米穀棺木遇乆雨疫病貴賣之因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四時之珍異謂如薦宗廟之物賈疏案月令四時珍異之物先薦寢廟故注舉重者而言　賈氏公彦曰珍異亦恐富人賤𥟖而貴賣之

案三代聖王所以恤民恵商其法曲備而穀物之蓄所在皆有之故遇天患可禁貴價者後世救荒則以增價招商為善政時勢各有所宜也

餘論王氏志長曰三代聖王養民者厚而取民者略

荒則去幾札喪則無征上之加惠甚沃也故有乘天患而高價厲民者則賈師禁之後世民自謀生闗津之吏因公擅斂以棓克之倘賈師之法行則裹足不至而民已坐槁矣趙清獻在會稽不抑粟價商賈輻輳嵗凶而民不饑故後世有天患而禁民貴糶者皆蔽於物理也

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存疑鄭氏衆曰謂官有所斥賣賈師率其屬更代直月為官賣之均勞逸　王氏應電曰謂若凡貨物適空乏而欲買於民或有所貯蓄當斥賣於民二者各次賈師更代掌之師役會同則有軍市賈師亦嗣掌其月上經市司帥賈師而從是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虣薄報反囂許驕反又五羔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胥師所憲凡市偽飾之刑禁也司

虣則鬬嚻虣亂之禁令布馬鬬者以力争嚻者以口競　鄭氏康成曰嚻讙也　易氏祓曰虣者虐物亂者悖理　王氏應電曰出入相陵犯若舟車阻道争塞往來之類　鄭氏衆曰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正義王氏應電曰搏執也

案不正者陰謀市竊故胥伺襲而執之鬬嚻暴亂其迹顯見禁之不可則搏執之而已無所用伺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物衣服視瞻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　王氏應電曰搏之歸於胥師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此掌執市之小盜徇扑而已徇者不必刑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

案徒徇者不必刑若盜賊則雖小必徇且刑之其大

者則歸於士也市之大刑扑罰又曰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則歸於士者惟盜賊為多矣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

正義王氏昭禹曰司市言胥執鞭度守門此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　鄭氏康成曰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

王氏應電曰坐作出入謂大市朝市夕市各有作

止之期出入之候禁之無得爭先後期以亂市法

賈氏公彦曰襲者掩其不備

案十肆設司虣憲市之禁令葢貳胥師憲之也五肆設司稽察其犯禁者葢貳司虣察之也二肆胥一人執鞭度而廵其前又貳司稽廵之也文皆相承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罰之使出布

案凡有罪者大治大訟司市聽之弊以大刑小治小

訟胥師弊以小刑中刑上於司市司市並下於胥撻謂扑之也獨舉扑者憲與徇從可知也罰有罪必使胥者胥二肆則一人刑罰各於其地之叙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爾亦近也同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賈疏使惡者遠善釋名相近者相遠善自相近釋實相近者相爾　鄭氏衆曰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

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賈疏此止釋名相近者相遠則實相近者義可知也 王氏應電曰平者貴賤各稱其情之謂苟美惡同價則不平矣正者美惡各居其所之謂苟真偽雜處則不正矣肆長陳而平正之司市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也案必辨其名實然後物可正價可平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正義王氏昭禹曰斂而入於廛人

案賈師職曰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肆長賈師之屬也買賒官物之布必肆長斂之可知矣其或日終而總計之或旬終而總計之以會於廛人故曰總布與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賈價同楬音竭抵注作柢音帝又都禮反注故書滯為癉杜子春云當為滯

正義賈氏公彥曰征布即廛人所斂之布並入泉府

而藏之　楊氏時曰斂市之不售貨所以便商非以其賤故買之也待不時之買所以便民非以其貴故賣之也　鄭氏衆曰物楬而書之物物為�書其賈楬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　鄭氏康成曰抵實柢字柢本也　王氏應電曰賈人居積計歲月以起息此則但為民收貯而無所利所以為公天下之心也

案於此見聖人愛民之實而後世平準均輸藉以浚

民者不得假託也　貨至不售而官斂之其故價必賤可知矣故令各從其抵不恐因貨之缺乘民之急而多取以病之也疏謂康成不從先鄭恐前買時貴後或賤依故價予之即損民誤矣時價果賤民乃不求之市肆而貴買諸官乎　有泉府以斂滯貨然後賈師可禁貴價先王恤商愛民至誠至公人心所由感動也

餘論馬氏端臨曰買之於方滞之時賣之於欲買之

際此與常平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糴且以其所儲供他用而不以濟民則唯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廣以是為富國之法失其本意矣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正義鄭氏衆曰主者别治大夫也賈疏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

王氏應電曰主謂都

鄙大夫有司謂鄉遂之吏有此符信然後予之恐姦民乘急販賣官為所欺而民不沾實惠也

案買貸必從所司者官收滯貨本以利民必實有需用然後予之若遠商大賈轉貸逐利則不予也貸之滯者踰時必騰躍故設禁如此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正義鄭氏衆曰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

賈疏祭祀喪紀二者大事故賒與民　劉氏彝曰吉事不廢業故旬日

可償喪紀廢業寛至三月者容其葬後徐措備也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案唯祭祀喪紀而後有賖於官則他禮事且不聽賖矣賖之外安得更有所謂貸哉以為貸不滯之貨則農工之家無所用之以為貸之商賈而聽其轉販則泉府所斂專以濟喪祭之匱乏而都鄙從其主人國人郊人從其有司正恐其轉販也謂貸以泉布則先王抑末以歸農萬無資商賈以陰取其利之道自王

弃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計贏受息鄭氏以釋周官王安石遂立青苗法剝民禍國陳氏傅良辨注之誤以為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為息視鄭氏為近理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以莽欲貸民取息故㪺竄此以惑衆耳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有賒而無所謂貸明矣周官之法荒札則賑救之藉阸則賙恤之皆蠲上所有以予民惟旅師積粟則有春頒秋斂之法他物無是也抑貸乃閭里有無相通

之稱至春秋之末宋鄭饑諸大夫助公以私粟假民然後有貸之名然宋司城氏貸而不書則本粟且不收矣此三語乃莽歆增竄無疑

餘論馬氏端臨曰秦漢以來上之施於民者惟以簡易濶略為便間有以周官之法行之者不旋踵且以厲民而階禍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儒見其効如是於是疑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以為俱

不然蓋是法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特周公之聖可行雖中主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特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有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雖諸侯卿大夫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與民則不容不視為

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姧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為郡縣上之所以治其民者一委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載更代雖有精敏循良之吏其始至也茫然不能得其要領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代者至矣故以周官之法行之則政煩而事必擾民必病不如踈節濶目之為愈勢使然也

案自北宋以後羣儒爭言賖貸可行於成周而不可

行於後世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其賒法則僅可行於井田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耳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正義賈氏公彦曰國事謂有司為公事興作用財物者向泉府取財為具焉

案不曰國用而曰國事之財用謂事所用之材物以布市者取具於泉府以在市而通百物也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葢九職貢物所無

而為邦用所必需者泉府市其物所征之布不足用則受布於外府以具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　賈氏公彦曰入謂廛人所斂諸布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

正義鄭氏衆曰管謂籥鍵謂牡賈疏用管以啓用鍵以閉入者為牡容者為牝

郝氏敬曰晨啓則授管昏閉則授鍵　王氏安

石曰司門總統諸門故掌授管鍵之事

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正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賈疏謂非民常用之物　陳氏汲曰所謂犯禁者即司市偽飾之禁民商工賈各十有二是也

案於門征商貨公家所斂則入於官府而不之市廛所以省轉運與廛征也聖人恤民之周體物之詳如此　王昭禹謂正其貨賄而後無者有利者阜以破

鄭注非也閭師職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而征商之文無別見者則司門主征貨賄明矣或以市無征而作布疑市亦有貨征非也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則市所征惟廛布明矣用此見成周之濶略於征商也關市皆不征其貨司關所征之非貨於征本職之廛征見之惟於國門征之自國門而外雖大都小都鄉遂公邑有城有門者皆無征也司門之上士中士皆倍於司關又特設下大夫二人以領之增下士十有六人以佐之正以通掌畿內之門禁及貨征耳至於貨之高下美

惡買師辨之豈司門所能及哉　言舉而不言罰者

門近於市矣故舉之使受罰於質人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正義鄭氏康成曰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

案列職於門而關則無之以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遺人職有明文也王氏應電謂專用所罰犯禁者之

財未安政教清明犯禁者無多而老孤至衆蓋公家

委積素備而罰財亦在其中耳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繫音計監古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監門門徒賈疏充人職散祭祀之牲不在牢則此門徒養之

王氏安石曰必監門養牲者為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便於共取且衆所出入養視不謹易以幾察而祀五帝享先王之牲不繫之門則又以致其嚴也

王氏應電曰城隍間多隙地牛牲繫焉是牧而不費地也每門史二人徒四人以其餘力養牲是用人

而不費功也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正義賈氏公彥曰月令秋祭門是廟門此謂國門十二者時祭外亦有祈禱莊二十五年秋大水用牲于門　王氏應電曰言凡非一每歲秋祭門九門磔禳與禜門祈報之祭皆是　鄭氏衆曰受祭門之餘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造七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

逆賈疏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皆遣人出迎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正義鄭氏康成曰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賈疏市與關及門三處相聯恐奸猾商人或以多為少或不出於關以辟稅

案王氏應電謂司市司關皆用璽節獨司門不言節

舉兩端則中可知蓋自關入必達於市關之璽節門者驗之即聽其入矣自市出必達於關市之璽節門者驗之即聽其出矣故司門不用璽節耳其資於民家不由關者則司門亦有焉又掌節職門關用符節則司門非無節也門用符節以達賔旅於關關用符節又以達於畿内及所之之國所過之門關此與通貨賄為二事　司門言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則關可知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正義鄭氏康成曰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

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

案貨賄之出入有掌其治者則出入先後不相犯有掌其禁者則靡害飾偽不能行　廛人斂廛布此職復征廛者或留貨於關以待野鄙之交易而不入於門市者也征廛猶廛征也注疏分廛與征為二故云貨賄有稅似失之　或疑孟子稱關市譏而不征而

周官有廛征不知商之有征賈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且使農民有賦而商賈無征則恐民爭逐末周官之法為萬世經也孟子所云獨文王治岐之政然耳豈可以後世之征商已甚而疑周公立法之未當乎

凡貸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於關謂從私道辟稅者　王氏應電曰不出於關非獨辟稅兼有犯禁之物

案薄記其貨俟詰問或撻其人或罰其布而仍還其

貨也司圜職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司市職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凡罰多以財言若舉為恐沒其貨則財之虧逾量矣而復罰以財乎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張戀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商或取貨於民閒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者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賈疏若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為之璽節或於郊內關內民閒買得貨物不得向司市取璽節則便於關取節而出

王氏應電曰凡所應達之貨

賄則授之以璽節附之以傳辭而出之　王氏昭禹曰節以達其物傳以書其數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正義鄭氏衆曰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札瘥夭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恱而願出於其塗　賈氏公彦曰司門不言無征故於關幷言之　王氏應電曰凶札幾其不物守關之急

務蓋薄征除盜賊竝行而不悖也

案門無征不征其貨也關無征不征其廛也

凡四方之賔客敂關則為之告敂音叩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朝聘者也敂關謁關人也賈疏諸侯來朝使卿大夫来聘至關門先謁關人聘禮使者至謁關人

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賔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疏韋昭注理吏也小行人掌送賔客

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出内之内音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来者環人職所送迎通賔客来至關則為節與傳以通之　賈氏公彦曰有從侯國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傳内之有王命從王國而出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賈疏珍圭等見典瑞職不及璧羡以起度以下者彼乃王國所用非使者之節王有命則

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賈氏公彦曰此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文單言邦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賈氏公彦曰此云都鄙用角節是都鄙之主小行人職都

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彼諸侯采地同用管節亦異外内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路用旌節

案天子諸侯皆君道也故於其國中同用玉節而但有大小之差都鄙則臣道也然其采邑所轄亦得自主故用角節以别之曰守者明其節止行於邦國都鄙之中而不及遠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所吏反蕩吐黨反干氏作簜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節使卿大夫聘於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以其國所多者相别以為信也今漢有銅虎符　王氏應電曰已上皆王國之使節若諸侯之使節則各國自為之矣詳見小行人

案曰凡邦國之使節該王使與諸侯之使也侯國所用之節法式須於掌節大行人達之小行人適四方

則賫其式以往

存疑杜氏子春曰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干氏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書所事以助使節之信

案下經以傳輔節傳別為一物則英蕩疑亦竹簡之類然經本作蕩干氏易之為簜未知所據

通論王氏昭禹曰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

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之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賈疏邦國之民入司關既為之節則

門無節亦云由門者因王國之民出由門故總言之也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賈疏鄉大夫職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比長職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惟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賈疏時事行不出關者若比長職徙於郊徙於國當鄉徙及非徵令皆不須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賈疏或資於民家則由門者司門予之節由關者司關予之節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賈疏此以漢法況之案史記漢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時日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　王氏安石曰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　黄氏度曰王使旌節掌節予之民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予由

甸稍者甸稍予至關司關留之則予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門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内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弊則更為　王氏應電曰上文五者必有王命然後掌節予之此三者雖須自掌節然官府得自予之

餘論陳氏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掌璽節班右而藏左先王

之節蓋亦如此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也無節則圜土內之賈疏無節無授圜土內之　賈氏公彥曰此總解上經或有節無傳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

案在境内惟家徙及轉貨乃有節暫出者不必有也餘論陳氏傅良曰周官無節者不達於天下是以其時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説民皆土著周衰國自為政任民所之無所禀命蓋王官之守不行於外服矣漢文時又去關禁當時矯偽者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乃知先王納民於軌其制善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四